

当代哲学与社会发展

杨魁森◎著



■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外儒

当代哲学与社会发展

杨魁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哲学与社会发展 / 杨魁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ISBN 978-7-5203-3050-3

I. ①当… II. ①杨… III. ①现代哲学—文集 IV. ①B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299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莎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郝美娜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汇集了我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分析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涉及到马克思哲学创立新哲学的宗旨是什么，应以何为基础或线索去串联专属马克思哲学特有的内容，它为什么能对现代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起那么巨大的作用，在新时代条件下应按什么方向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仅按欧洲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和理论框架，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某种批判性地继承和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新的理论哲学，显然难以理解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哲学的实质、特点和价值。实际上，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因为他们也没有苛求去建立某种体系），许多哲学的思想智慧也并不是用通用的哲学概念表达的，所以一些传统的哲学史家并不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哲学家看待，甚至有个别学者曾提出“毛泽东不如列宁，列宁不如马克思，马克思不如黑格尔”的看法。但无可否认，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哲学在全世界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对全人类智慧的启迪和提升如此之大，这是哲学史上任何哲学无可比拟的。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哲学方向，这就是以关注人类命运和解放为主题的实践哲学。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提出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核心就是唯物史观，但由于当时的哲学修养所限，尚未能作出更明确的整体性判断。经过对马克思原著的深入解读及前苏联、东欧、西马研究成果的启迪，在世纪转变时期讨论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我把生活世界哲学理解为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生活世界哲学不是传统理解的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分支或部分，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转向和创建。传统哲学是以“物质”为基础建构的物质世界观，新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建构的生活世界观。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并不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是人通过实践在自然物质世界基础上创立的一个新质的世界，把从物质世界中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用于解释人的生活世界，无异于以低级解释高级、以猴体解释人体。我们研究研究生活世界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以人为中心，以生活世界为基础，通过对生活世界若干重大基本问题的研究，建立真正符合人的生活特点和活动规律的哲学解释理论，形成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这些问题包括：作为生活世界根基的劳动问题，人的生存特点和生活方式问题，现代消费社会问题，现代人的生存矛盾与异化问题，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的发展规律问题，现代人的生活意义和价值问题，生活世界的认识方式（历史思维）问题等。这些都是既贴近人类生活又极具哲学意蕴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才算刚刚开始。

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回到马克思，更要走进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以关注人类命运和解放的实践哲学，就要求它必须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相结合。我主要关注和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社会思潮，二是商品经济文化，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思潮是以敏感的、动态的形式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纷纭复杂的思想潮流。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意味着我国社会必将发生重大变革，于是各种社会思潮纷涌而出。研究社会思潮不仅可以及时观察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且可以捕捉到敏锐的哪怕是不成熟的思想火花，成为新理论、新思想的生长点。在社会思潮研究中，我比较了西方文艺复兴、中国五四运动及80年代以来社会思潮的不同特点，结合现代西方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和趋势，概括了五种主要的社会思潮，即理性批判思潮、科技治国思潮、人道主义思潮、功利主义思潮、文化主义思潮，并对每种思潮的发生背景、内容特点、如何评价等作了比较系统的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手段和形式的变化，而是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对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而理论界的争论也风起云涌，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把商品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更多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即主流思想是主张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后者的主张中也含有不少模糊的、不正确的观念，如：极力宣扬商品经济的优越性而回避和忽略它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矛盾和弊病；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现状证明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过时；主张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道德建设等。为此，我以“商品经济的哲学透视”为题发表了系列论文，提出要重视商品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一些敏感的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回应。同时，综合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思想，以“物化的时代”概括了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以“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的社会特征；以“人的物化”表现的人的发展特征；以“剩余劳动”表现的劳动特征；以“经济必然性”表现的规律特征等。通过分析指出，商品经济作为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中间过渡阶段，既要充分肯定它对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作用，又要看到这种作用的矛盾性、有限性，不能把它理想化、绝对化。对于一个矛盾的范畴，只要好的方面，不要坏的方面，不过是蒲鲁东式的空想。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可说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中之重。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虽然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得到学习、启示和借鉴，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解答中国自己的问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我感到，多年来虽然对于此项课题的研究浩如烟海，但不少研究仍浮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问题的深层本质。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现代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的基本主张和精神实质；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和特殊规律；20世纪以来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大代表人物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承继发展关系，不同时期着重解决什么样的发展问题；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新体制等。如果缺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社会史的知识，不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孜孜以求的真实要求和追求目标，不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等，那就难以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世所未有的巨大难题。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大国，有党

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提倡，有这么多的信奉者和研究者，有这么长的研究历史和成果积累，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块广阔而复杂的实践场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和期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能攀上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峰。

杨魁森

2018年7月

目 录

唯物史观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1)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体化问题	(15)
“补课”“趋同”“超越”	(25)
真善美的统一与综合认识论的研究	(38)
真善美统一的认识根源	
——关于真善美统一的思考之一	(48)
真善美在认识活动中的统一	
——关于真善美统一的思考之二	(62)
哲学史上真善美的统一、分化、再统一	
——关于真善美统一的思考之三	(73)
哲学与社会主义	(86)
论毛泽东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90)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00)
商品经济与人的物化问题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读后	(108)
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	(119)
商品经济的哲学透视	
——商品经济文化导论	(130)
商品经济：一个特殊的价值世界	(142)
商品经济和人道主义	(156)
走出商品意识“泛化”的误区	
——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167)

物化的时代

——论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 (173)

现代、后现代与中国的发展 (187)

拓展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新视野

——兼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193)

从道德研究看人的发展 (204)

哲学就是生活观 (210)

论生活的意义 (220)

历史思维方式的当代建构 (228)

从矛盾观点看和谐社会 (243)

哲学如何表达生活 (249)

深化生活世界理论研究 (262)

生活世界转向与现代哲学革命 (272)

科学思维和历史思维

——关于生活世界的认识方式 (288)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298)

劳动与生活

——关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 (305)

唯物史观的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怎样认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及内容构成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争论已久，认识各异，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作一考察，以求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一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重点和核心问题是唯物史观的发现。唯物史观是改造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突破口，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理论活动的中心和主题，是推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的枢纽和契机。这一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阐述过的，也是国内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所承认的。

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发展的突破口，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马克思在经过早期的一番哲学探索之后，把哲学发展的突破口选在解开“历史之谜”上。他之所以这样规定世界观探索的主要方向，也是由当时社会斗争和理论发展这两方面的需要决定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斗争需要出发，早就不满意于德国哲学那种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而是竭力寻求一种能够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新哲学。他批评费尔巴哈哲学过多地强调自然，过少地强调政治，在关键场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每次都逃到外部自然界”^①；而自然和政治的联盟，恰恰“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所以，哲

^① 《新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

学要适应新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斗争的需要，就必须把理论重心从自然转向社会，从自然哲学、思辨哲学转向人世哲学。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期间所写的一些文章和通信，曾反复阐明过新哲学的这个观点。同时，这种转变也是哲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向前推进唯物主义时，“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①。如果说，古代哲学侧重于本体论，近代哲学的重点转入认识论，那么，马克思则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历史观的研究。这是因为：第一，社会历史观问题是以往哲学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是唯物主义的一个空白的领域。要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建立完备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这所建筑物的上层，实现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第二，社会历史观制约着认识论问题的解决。近代哲学转入以认识论为主导，它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康德最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为建立科学的认识论提供了新的起点。但由于他对人的认识能力提出了怀疑，因而没能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而是将它们割裂开来。如何看待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已经超出了纯粹认识论问题的范围，它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人的本质问题。费尔巴哈从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中已经看出了研究人的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②但他并没有科学地解决人的社会本质问题，至多是在自然的人的基础上做到了思维和存在的直观同一。这就说明，人的认识不单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社会历史观问题；不但要研究人的认识能力，而且需要研究“人本身”。如果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考察人类的认识活动，就不可能科学地揭示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所以，正如解决本体论问题必须研究认识论一样，解决认识论问题又必须进一步研究历史观。我们看到，马克思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前进的。他在研究人的本质及发展规律时，提出了人的社会性、实践性的思想，这就为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矛盾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和途径。后来人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②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页。

们常说“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引入”一词是用得很确切的，因为确实是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提出了科学的实践观，并用它来改造认识论的。第三，探究科学的历史观也有利于本体论问题的解决。近代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基本缺陷，就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分离。要克服二者的分离，建立起唯物的辩证的世界观，不是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简单结合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从研究物质运动形态的规律中找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高级运动形态，在这种运动形态中充分体现了物质世界客观的辩证的性质。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出现以后，这种性质就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来，使人们有可能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马克思来说，从人体解剖找到猴体解剖的钥匙，是他的一贯做法。如同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典型最成熟的形态（就当时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入手，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 general 规律一样，他也是从物质世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人类社会入手，去揭示整个物质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社会规律带有与自然规律不同的特点，但它所包含的客观的辩证的性质却具有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跋中曾经谈到，有一位名叫伊·伊·考夫曼的作者对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的研究方法做了评论。那个作者认为，马克思从研究经济生活呈现出来的现象入手，揭示出了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的规律。马克思指出：这位作者所描述的正是我的辩证方法。列宁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①

由此可见，社会历史领域是当时哲学向前、向上发展的“制高点”，谁能占领它，谁就能高屋建瓴地把哲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为旧哲学所没能攻克的“制高点”也就成了新哲学的起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最伟大贡献，正表现在他勇敢地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去攀登新的哲学高峰。

二

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中，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和确立，也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和唯物史观地位变化的重要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主要致力于上半截（历史观）的变革，这并不是说下半截（自然观）就不需要变革了。这涉及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即所谓本体论观点。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但马克思、恩格斯尚无暇顾及，而且也缺乏充分的实证材料。对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1836）、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42—1846）、生物进化论（1859），是陆续提出来的，而且对这些发现给予充分的评价和哲学概括，并以此为基础去揭示整个物质世界的辩证联系，也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如果认为马克思在40年代就能充分认识这些伟大发现的深远意义并能做出哲学上的概括，那是不实际的。只是到了70年代，恩格斯才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对自然科学新成果和以往自然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即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而整个物质世界是按着辩证规律发展变化的。这种观点是以最新自然科学和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成果为基础的，它既克服了近代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相分离的弊病，又克服了古代哲学素朴的直观的弱点，是一种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本体论观点。因此，恩格斯把它看作唯物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发展的最高阶段，即从古代素朴唯物论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再到现代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可见，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又一重大成果。而且，由于它的建立，就把对于自然和对于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统一起来了，形成了统一的、完整的世界观。正如李达所说：“创始者们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造出科学的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①

随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建立，恩格斯开始从总体上来考虑和阐述他们关于哲学世界观的见解了。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重要著作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解决的问题、取得的成果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这些总结不仅限于唯物史观，而且包括自然观（物质

^① 李达：《社会学大纲》，笔耕堂书店1938年版，第56页。

观)、辩证法、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在世界观的名称上也有变化。他有时用“现代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它包括“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表明对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界和历史)的总的看法;有时也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概念,指明它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样,根据恩格斯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领域就大大扩展了。尽管恩格斯仍指出唯物史观是“我所主张的世界观的核心”^①,但核心毕竟不等于全部基本内容,唯物史观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够了。

某些研究者(特别是一些西方学者)对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论述持有异议,并由此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哲学观点差异问题。他们认为,恩格斯注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总结自然科学新发现所提供的对物质世界本身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而在马克思看来,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界根本就不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几乎从未使用过《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的那种“物质”概念。所以,恩格斯把哲学引申到物质世界,至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

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第一,它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初期是以历史观为主题创立新世界观的。他们解决哲学问题的顺序,首先是历史观,其次是认识论,再次是本体论。他们最先提出了对于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并据此对认识论实行了变革。而对本体论、物质观问题还没有更多地涉及。后来,恩格斯把哲学研究的领域扩展到整个物质世界,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应当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补充和发展。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抛弃“本体论”概念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任何哲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本体论基础上的。因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而要解决两者的关系,必须回答世界或存在的本质是什么。脱离本体论的认识论是不存在的,哲学不能只回答怎样认识,而不回答认识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包含着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它之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正是由物质世界

^① [德]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的客观的辩证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这种世界本质的正确反映。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够成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然，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与旧唯物主义本体论是有原则区别的，这些区别概括说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在最新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统一起来，克服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相脱离的弊病；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对于世界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去把握，而是作为哲学思维的对象去把握，它从最普遍、最一般的范畴和规律上揭示和认识物质世界，而以往自然哲学对于世界的认识却始终没能超越自然科学的认识水平。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对于世界不但是从客观方面去把握，而且是从主体方面去把握，把客观世界同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本体论，而在于本体论的科学程度如何。第三，所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观点上存在对立也缺乏根据。19世纪50年代以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分工，马克思主要侧重于经济学的研究，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阐释发挥主要是由恩格斯做的。但对恩格斯的哲学观点，我们看不出马克思是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相反，像《反杜林论》这样一部正式地、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是经过马克思同意的。而且，马克思本人也不止一次谈过要写一部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著作的想法，这绝不仅仅是指思维辩证法，而首先应当是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辩证法，因为在他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三

恩格斯逝世以后，在怎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的问题上，理论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第二国际时期的主要理论家（无论左、中、右派）都特别注重唯物史观，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核心，整个马克思主义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伯恩斯坦指出：“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整个体系在原则上是同它共存亡的。”^①考茨基指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精神巨人的许多丰功伟绩当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不理解他们所依据的这种历史观，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全部社会主义，也就无法理解现代工人运动的本质。”^②梅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主要任务；他们的所有著作都奠立在这个基础之上。”^③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上没有超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水平，因而不存在自己所特有的新哲学。而且，也不认为唯物史观是哲学，只把它看作一门社会历史学说。考茨基在回答普列汉诺夫是否正确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这个问题时说，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④梅林在第二国际理论家中算是比较懂得哲学的，但他也认为，恩格斯关于以往哲学终结的原理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任何哲学割断了联系，他们只是把哲学的历史结果（历史发展思想）带进了唯物主义。他们把这一思想首先带进历史领域，而不是自然领域。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但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却是机械唯物主义者。^⑤为什么第二国际时期哲学水平普遍较低，比较普遍地存在忽视或否认辩证唯物论的倾向？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苏联有位作者曾提出一种解释，说这是由于马克思的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只限于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这一时期。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却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而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最重要的内容”^⑥。

①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舒贻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8 页。

② [苏]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 页。

③ [德]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 1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81 页。

④ 转引自 [南] 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上册，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5 页。

⑤ 参见 [英] C. N. 纳尔斯基编《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册，金顺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7 页。

⑥ [苏] 尼·伊·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马哲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 页。

这个解释还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为处于同一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列宁也没有读到马克思的某些早期哲学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理论部分“费尔巴哈”一章等，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却截然不同。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尚感欠缺，只是觉得原因比较复杂。这里有认识上的原因，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原因，伯恩斯坦、考茨基把唯物史观同辩证唯物论相割裂，并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而是想把唯物史观同其他哲学结合起来，以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如考茨基想把唯物史观同马赫主义结合，因为马赫主义哲学比较适合他的“中派”立场，有利于他在阶级、国家、革命等问题上持调和态度；伯恩斯坦想使唯物史观同康德主义结合，因为康德关于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相分离的二元论观点，有利于他把历史活动的过程和目的割裂开来，以便为他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主张做论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旗帜，唯物史观如果脱离它的真正哲学基础，就势必造成理论水平的降低和理论上的混乱。所以，阐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内在统一和联系，就成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一个重要任务。

普列汉诺夫一生哲学研究的中心也是唯物史观，他也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又不仅仅限于唯物史观。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去批判修正主义的，并赞扬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①这不仅表现在只是从他开始才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术语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表现在是他最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同时又包含着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等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是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我们辩证法的基础。辩证法是以它为根据的：如果唯物主义被驳倒了，那末我们的辩证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不充实的、片面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②他还特别说明：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到历史，所以恩格斯有时将它叫做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② [德]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张仲实译，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138页。